

长篇小说
● 王朔 著

用性爱探讨人际关系的微妙，
用肉体阐述人际关系的本真。
人妻折射出一个女人的游戏人生。

人

一部100%的男人爱看的小说

妻

王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 妻

王 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 妻

王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59-2371-4/1·1729

定价:26.80 元

内容简介

用性爱探讨人际关系的微妙,用灵魂阐述性行为的本真。

两个美女,五个俊男,在彼此的摸索中,灵与肉相互结合,尝尽百味,与众多爱她或她爱的男人结合。当那短小而又赤条条的身子,向她靠近的时候,她明白,自己要去迎合那个自然……

为寻求一个合理的位置,为人作妻,而她又有一个不安分且又脆弱的心,与诸多男人发生过肉体上的碰撞之后,最终却又死于变态男人之手……

1

陈亚芝脑子里刚刚有那意识，她便来学校走进了林业队，跟着一帮大男大女们给梨树学剪枝。那帮大男人整天满嘴跑火车，跟几个结了婚的大女们喊“出溜出溜就痛快了”的话，开始她听了就肉麻，觉着这帮子大男人们没边没沿瞎胡说，后来听了脸上就红扑扑地感到烧得慌，再后来她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只觉得这帮人没正经，尽量躲得他们远一点儿，可心里就琢磨那句话的份量，再后来，她便发现宋学与贾平同时都用那种目光瞧着她，让她不得不赶忙躲开那眼神。那种目光让她更害怕，那句“出溜出溜就痛快了”的话就像她手中使熟了的剪子，用多了自然也就顺手了，听起来也就不感惊讶。可那目光，就像要钻进她的衣服，穿透她的骨肉，一直扎进她的心里让她感到不安。宋学似乎知道他看她使她不安，挺大的一个男人没说几句话也红脸，浑身别别扭扭不自在。他这个样根本不像他父亲宋士杰，说话声音洪亮，有板儿有眼让人喜欢听。陈亚芝跟宋士杰上了四年学，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宋士杰教她们语文，她

最爱听宋老师的课。现在她又跟宋学学剪枝,当起了宋学的学生。宋学说话声音不洪亮,看他可是心灵手巧呢,干起活来才显出一个真正男子汉样儿。再往后,宋学就不用那种目光来看她,说话脸也不红,声音却洪亮起来,她也就没有那种被穿透身子的不安。她与他再接触俩人都自然了,而且,她越来越愿意与宋学在一起,愿听宋学说话,愿看宋学那身强力壮一点儿也不惜力地来干活。

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陈亚芝心里也不会留在宋学的影儿。

宋学是个多面手,他不仅在果树的修剪、病虫害防治及土肥管理上有一套,而且,机动车、马车他都驾轻就熟,像摆弄个布玩艺一样全都在他手里那么乖。最让人称道的还是他那百发百中的射术,他在全县的民兵训练中拿过射击状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

陈亚芝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演习,惧怕与欣喜使她的手抖个不停,特别是枪的反弹力,在子弹射出的那个一霎间,她的肩也像中弹一样,使她的肩骨疼痛难忍,她几乎闭上双眼放出了弹仓里的所有子弹。然而,等待她的是个零环,一粒子弹也没射中,把个场上的青年们弄得嗷嗷为她喝倒彩。她羞愧难当,恨不得跳起来打那些给她喝倒彩的人。然而,她还是暗暗地责怪了她自己,责怪她自己是那样的无能。

就在她羞愧难当的时候,宋学朝她走了过来。

宋学与她成60度斜角趴在地上,他的鼻息,他身上发出的热气,扑在她的脸上。“你应该这样!”宋学说着便扶住她那细白的手,“左手托住枪身而且用肩顶住,右手掌握平衡,当瞄好目标之后再……”宋学发现陈亚芝手抖得厉害,垂下的眼帘盖

住了她好看的双眼，脸颊潮红，呼吸频频加快。就在这时，宋学抓她的手悄悄一用力，“别怕。”冲她微微一笑。她的心平稳下来，手也不再抖了。可是，弹仓里一粒子弹也没有了。她苦着脸冲宋学一笑。宋学用满布鼓励、信任与关切的笑脸回报着她那一笑，然后从他的子弹袋里抽出一夹子弹，为她按进弹仓。

这一次，陈亚芝射出了三十八环，那些为她喝倒彩的人们再也没有噉起来。

渐渐的，陈亚芝竟忘不下宋学的那张笑脸来啦。她先是琢磨着那张笑脸，而后又琢磨他的身材。她发现宋学的身材是那样的魁梧，身上的肌肉是那么发达，简直赛过一头牛了。

她开始喜欢宋学了。从那开始她就忘不了他，他的形象，他的话语时刻索回在她的心头，她知道她这是爱上他了，一种爱的索回，一种爱的铭记。

这之后，上下工的马路上有过她与宋学漫步的身影，记录下了俩人彼此间的暖心话，宁静的夜晚，有过她与他更加贴近的私语，全都畅想过美好的未来。

可谁也没想到，在一个三月红花遍地开的时候，她与其貌不扬，身材短小的二秋结了婚。

新婚之夜，当二秋那短小而又赤条条的身子向他的新婚妻子陈亚芝靠近时，陈亚芝啊的一声，“你干什么？”二秋微微地笑，“咱俩不是结婚了吗？”，“结婚了你就光着屁股钻我被子？”“真是，结婚了俩人就钻一个被子，要不干吗叫一家人，干吗叫两口子？”，“别说了，你不就是想出溜出溜痛快一回吗？”二秋笑了，“亚芝——”“去！”陈亚芝抓住被子唯恐二秋坏了她的身。二秋脸上陪着笑，“你瞧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又不叫我跟你睡，可可……”二秋喉头发紧，说不出话，他看着陈亚芝那细白的脖

颈，勾起了他的原始欲望，他的手朝着那细白的脖颈摸去。陈亚芝呵地一声尖叫，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把个二秋吓得一哆嗦。“你别那样好不好？”“你再敢动手动脚的我就喊，高声喊，喊抓流氓！”，二秋笑了笑，“人家知道咱俩结婚了，不会有人来！”，“哼，你不信，来——”陈亚芝的高音还没喊出来，她的嘴给二秋严严地盖住，陈亚芝就势一推，把个二秋推到了一边，她赶忙穿起外套，直挺挺地坐在炕上。

俩人一夜谁也没合眼，二秋一边抽烟一边叹气。

第二天清早，陈亚芝双眼红通通的，浑身也没一点儿力气，二秋的母亲她的婆婆就问，“身子不舒服？”陈亚芝点点头，“那就喝碗红糖水吧，喝点儿水就好啦。”陈亚芝便喝了一碗红糖水，又吃了早饭。等到了晚上，她的婆婆二秋的母亲又端来一碗红糖水，“喝了吧，我看你这两天气色不好，多喝点儿红糖水就改过样儿来了。”陈亚芝觉着老人说的话没错，她自个就把一碗红糖水喝了。喝了水，她看也不看二秋，二秋让她讨厌死了。不仅个儿不高，短胳膊短腿，而且脸上总是一点儿不怀好意。

陈亚芝看着二秋自个儿钻了被窝，她斜靠在被子上，恨这恨那，没有她不恨的事，恨宋学，恨贾平，更恨要在她身上出溜的二秋。慢慢的，也许她恨够了，再也没有让她恨的人，再也没有让她恨的事儿啦，她睡着了。二秋钻进被子可是一点儿也没睡，他知道陈亚芝不会再喊再叫，更不会把他推得东倒西歪，他跳起身，心怦怦跳着抱起熟睡的陈亚芝。可陈亚芝的身子像块石头那么重，叫他无法像抱孩子一样地抱起来，他只好一边哆嗦一边咬牙使劲儿挪着陈亚芝的身，为陈亚芝扒去了一件件的衣服，把陈亚芝放进了他的被子。

二秋知道出溜是怎么回事，可他从来没在别人身上出溜

过,更别说在一个如花似玉让他看了就心动的女人身上出溜过,他忽这儿忽那儿,他头上冒了汗。陈亚芝给二秋折腾个够,她有些清醒,可她的两眼却怎么也睁不开,身子上像是有个孩子跟她闹着玩。她记得她的妹妹亚侠总喜欢让她颠儿,那时妹妹骑在她的身上,她的双腿借着脚劲儿,一颠儿一颠儿的她让妹妹高兴。妹妹快乐着,两手有时还抓她的身子让她痒;妹妹乐她也乐。她觉得这会儿妹妹亚侠又骑在她身上,俩手又抓她让她痒,可她觉得这痒跟那痒不一样,而且,还觉得下身疼,她一巴掌打下去,转身把身子跟她闹着玩的人翻下去。她睁开紧涩的双眼,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她知道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二秋痛快了,他躺在炕上看着陈亚芝哭,他知道,他这会儿不能多话、他知道陈亚芝的这一拳有多重。他曾听人说女人大多一开始全这样,哭一哭闹一闹,等抽冷子肚子一大起来什么事也就全没了。可他心里也确实害怕,害怕陈亚芝,也害怕他的顶头上司贾平。

窝头镇,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村子被洪水冲得房倒屋塌,人落水中,哭喊之声不绝无耳、求生的本能使濒临死亡的人们,在汪洋之中寻觅到这片几公里方圆、像窝窝头一样的土丘。他们携儿拖女,就此安居,繁衍滋生。过了一年又一年,房屋由丘顶至丘底依次落成,人口也由原来的一千几百口发展到今天的二千几百口。就这样,窝头镇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村镇!

窝头镇不仅仅地势好,能够抵挡住洪水的肆意吞噬,而周围的土地甚是肥沃。洪水不仅带来了远方肥沃的土壤,而且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河由西向东就此而形成。这条河,水清且甜,而长年急流不断,勤劳的人们把水引入他们的稻田,每到收获

季节，稻黄香飘，沁人心脾，让人感着丰收的喜悦。

镇子的东面，也许是这几公里方圆的土丘挡住了洪水的缘故，肥沃的土壤没有流向这里，而智慧的人们却在这上千亩的荒地上栽上了成千上万株梨树。春天来了，这里便是花香蜂鸣，白茫茫的一望无际，甚是让人赏心悦目，每到秋天，个个圆圆饱满的大雪梨，便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使异地的人们每到这个季节，立刻会想起窝头镇的大雪梨来。

这千亩梨园，原来是由贾平主宰，而今，贾平升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二秋由于在陈亚芝与宋学的婚姻破坏上有功，才升任了林业队的队长，管起林业队百十几口人，人也像模像样的威武起来。

陈亚芝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哭天她哭地又哭老天对她不公平，她与宋学，那是怎样的一对，又是怎样才彼此拥有，然而这一切，全被小清河的水冲跑了。

陈亚芝的家坐落在丘顶的中部，丘顶底面的人家全都暴露在她的眼底，宋学的家就在她家的下面，晴朗的日子，她总会辨认出宋学家的炊烟，而每次见到这炊烟，她自觉不自觉地总会幻想着她在升起这袅袅烟柱。她和宋学的家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她幸福甜美地倒在宋学的怀里，和宋学相亲相爱。

她见到了宋学，他那有力而又柔和的大手，温暖地贴在她的手背上，她不敢看他那双热情的眼睛，只是深深地把自己的头埋入胸前，那只手任他抚摸，任他把他的体温传进她的体中，她是幸福的。她感觉到他握她的手握出汗液，潮乎乎，热乎乎，那种暖流正在溶解因寒冷给她带来的抖瑟。她感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渴望使她的另一只手朝他的手伸去，那么自然，那么迫切。然而，她惊讶了。那是一只毛绒绒的手，没等她全部的

握住他便抽了开来。她转过头急忙一看，她梦境中的宋学消失了，她家的那只大花狗，乖巧地立在她身边。

陈亚芝生气了，她气哼哼地伸出脚，朝狗的身子狠狠踢去，狗滚倒一旁，低声地反抗着又跳起来，不远不近地围着陈亚芝打转转。

狗遭到了冷落，可它还是那么忠诚地围着陈亚芝。两年来，大花狗自小就伴着她们姐妹，和她们姐妹相处，狗是乖巧的，她们喂它的时候它总是让人喜爱地摇着小尾巴，每当这个时候，她们是欣喜的，恨不得伏下身子抱一抱它。

陈亚芝伏下身，狗立刻懂事地走近她身边，警觉地和陈亚芝保持着距离。陈亚芝知道它的劣性，丝毫不让狗产生挨打的意思，狗慢慢地贴近她，它被陈亚芝宠爱地抱在了怀里。她抚摸着它刚才被踢的部位，又抚摸狗的身子和头，把一种深深的思念全都抚摸进去。

三五成群的人们手持剪子和手锯各自成群结队朝他们的工作岗位走去。宋学领着十几个年轻人朝着他们昨天尚未剪完的果树走去。陈亚芝虽然身体乏力，可她，不知为什么，只要一见到宋学，周身就有使不完的力气，她的精神也由此而为一振。她像素常一样与这十几个人谈笑着走向她们昨天未剪完的果树林。

对手粗的梨树，正是伸枝展叶的盛年，这些树假如由它们任意的长枝挂叶开花结果，那用不了两年，它们就再也不会结出什么果子只会增大它们的腰身，变得肥胖起来。

陈亚芝站在高凳上从上而下一枝一技地修剪着。这一年来，她从宋学手宋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修剪果树。她已经很婉熟，就是给她一棵从未修剪过的果树，她也会毫不怜惜地锯掉

多余的大枝小叉。她不仅能够纵观整体,就是每条枝上的哪个花嘴该丢哪个花嘴该留她也能够细心地梳理。

可是今天,她像与宋学初学似的站在高凳上不时地窥探宋学的一举一动。宋学今天的心神也被陈亚芝的举动牵走了,他对陈亚芝所投来的深情的目光总是回敬一个微笑。这一笑,他的心也摇荡起来,他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爱的波澜向他冲来。那深情的目光里,饱含着哀怨与热烈,更有一种青春热血的奔涌。他是理智的,他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使他的那股爱的烈焰不冲破最后防线。

陈亚芝感受到一种痛苦的煎熬,一种不被理解与接受的磨难。她对宋学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产生了痛恨,若不是身边有其他的人,她真想走上去狠狠地踢上宋学一脚。可是她不能,她相信她这一夜的思恋他会感受得到,只要一有时机,他肯定会向她表示什么,肯定她会听到宋学对她讲出的暖心话。

宋学的神不守舍使他剪掉了许多不该剪去的枝条,稍一冷静,他看看自己所剪过的枝,不看尚好,这一看几乎使他惊呼起来。

今天这是怎么啦?难道就让这些事把自己搅得再无法工作?

他要静心地想一想,使他那颗纷乱的心清静下来。他迈下高凳,坐在地上吸起纸烟来。

陈亚芝盯着一声不响的宋学,她只觉得她的头一胀一胀的难受,她对宋学这种无视于她的举动有些生气,不知不觉,她的周身开始无力起来,手也在瑟瑟地抖动。只一瞬间,她的手一松。身体一斜,便重重地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她啊地一声尖叫,便不省人事了。

听到这尖利的叫声，宋学从沉思中猛地惊醒，当他看清是陈亚芝从高凳上重重地摔到地上的时候，似乎就像他自己摔下来，而且，直觉地欲抓住什么。他跳起来冲到陈亚芝面前，赶忙半抱半扶地把陈亚芝弄起。而后，他转向陈亚芝的脸。

陈亚芝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四肢和身子软绵绵的。她的口中滴着血水，嘴角也抽搐得厉害。宋学喊着陈亚芝的名字，急切地不知所措。

其他的队员们不知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跑过来看到这般情景的时候，全部暗暗地为陈亚芝的病情着急。他们七嘴八舌地讲着各种各样的疗救方法，有的说掐人中，有的喊着快折胳膊折腿，……

贾平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当他看到昏迷了的陈亚芝，慌乱的大脑尚还有些清醒。

“快，开拖车去！送大队医疗所！”

早有人飞跑着冲向库区。

贾平低下身，抓住陈亚芝那苍白无有血色的手，似乎很懂医道似的摸着陈亚芝手上脉搏，静心地感觉着。

陈亚芝慢慢地清醒过来。当她睁开双眼看到是宋学把她抱在怀里，她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

“怎么样？哪儿不舒服，宋学满头大汗，他也顾不上擦一把，他见陈亚芝睁开眼，赶忙迫不及待地询问着。

“没事！”陈亚芝用微弱的本音说着。

陈亚芝渐渐地平稳下来？她坐在人们拿过来的棉大衣的上面，身上还盖着宋学的棉大衣，宋学还用他那强壮的身体支撑她，他的体温透过厚厚的衣服传递给她，使她的周身有了一种温暖感。她一声长叹，终于能够靠在他的怀里了，而且，众目

睽睽，那么多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俩。

拖拉机很快地开了过来，人们忙乱着把陈亚芝抬上车，宋学、贾平、二秀他们纷纷跳上车，护送着陈亚芝去到医疗所诊治。

那一刻，宋学把她抱在怀里，她是那么的兴奋，可如今，一个完整被破坏了，她又有何脸面去见她心里喜欢着的人呢？

2

这千亩果园，远远望去自然是一望无际，且不论园子里的树木枝繁叶茂，任意在哪片林中一钻，叫你十人八人也难寻觅。光说这片林了的中央，盖有红砖红瓦的几间房屋，这些屋子除了一间属于身兼大队长与林业队队长的贾平以外，几乎都被生产工具占据。这里的生产用具远比一个生产队的工具多，除了骡马车辆，还有林业专用的高凳与喷雾器，更有满瓶滴桶的农药存放在库中。

陈亚芝的到来，给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男女增添了不少快乐与嫉妒，因为陈亚芝不光长着天仙般的容貌，她一到来，贾平便给陈亚芝在他的办公桌对面放上了一张会计桌。

多少心灵手巧而又有学识的姑娘小伙期盼这个位置，可他们全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好跟巴巴地看着陈亚芝坐在了本应该属于他们其中哪一个的位置，这怎么会不使他们议论纷纷，而凭添一些个乐趣呢，

陈亚芝生就了一双勾人魂魄的大眼睛，她的温文尔雅更增

添了一种使人难以料定的心神,只要她看了哪个小伙子一眼,哪个小伙子便会神魂颠倒不知所措。她那匀称的身材,苗条而又秀气,一米七几的个子往哪儿一站便楚楚动人。

陈亚芝的到来,十分美丽的二秀便逊色了许多。本来是林业队上的头枝花的二秀,现在不得不屈居第二。陈亚芝又有着位做着大队会计的父亲,使得她更是越人一等。

姑娘和小伙子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贾平与陈亚芝是否可成伉俪。做了大队长的贾平年仅二十四岁,他的出色之处就是人精明强干,而且又生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他担任治保主任的时候,他便成了镇上未来的接班人。他对整个村子的生产布局,似乎早就胸有成竹,只要有他表现的机会他便讲得条条是道,而且又让人心悦诚服。公社的干部们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暗暗地在他身上压着姑码。先是把林业队这一重担放在了他的肩上。果不其然,他不负众望,使果的产量增加了二成,而且他还购置了许多生产用具,在果树的中间套种了花生。成筐成车的梨收获之后,林业队的人们便开始收获这些花生。上千亩的果园,又平添了十几万斤落花生。

这些人人都可见的收获,使贾平迈上了大队长的位置,掌管着全镇七个生产小队及林业队的全盘生产。

贾平的才干众人皆知,唯独美中不足的是他屋内少了一个美娇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规律使人类繁衍着,而且他们全都是望子成龙,期盼着延续的那一代更是出类拔萃。俊男秀女们便有人暗暗地为他们撮合,天造的一双,更是人们意欲成就一双俊男秀女的美言。他们无非是要造就一个健康的人类群体,使每个人都真正的顶天立地。

贾平与陈亚芝似乎是天上的一对地上的一双，难怪贾干这么尽心尽力把这个清秀美貌的陈亚芝留在身边。

千亩梨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景中之景，除了林子中央的那片突起的红砖红瓦，就是屋于后面安放着的三具水泥棺材。破旧立新，乡下的死人如今用不着再走十八层地狱，他们也像城里人一样顺着长长的烟筒，用不着凡人祈祷便一步升天。新旧的更替，一些碍手碍脚的上坟也变成了被唾弃的旧事体，那十几座占着房基的坟墓很自然地被人们从地下挖出来、使活着的人大开了眼界。那儿具棺木，随着时间的变迁，已经成了腐木，一见世面，早成了一把把的泥土，唯有三具水泥造成的棺木还是那么完好无缺，里面的骨架，还完完整整地保存着。

队上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常常闹鬼捉长地折腾个没完没了。那天不知怎么闲得无事，竟把贾平和宋学两人装在里面，让他们头上枕着头骨，怀中把个骨架一抱，俩人谁也不出声地睡了一夜。也不知哪个小于偷偷地分别告诉两人，说是只要他俩在棺材里睡上一夜，陈亚芝的病肯定好得快。两个聪明当真就上了一个当，乖乖地钻了进去。当贾平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气得第二天就让宋学把三具水泥棺材用大锤砸个粉碎。

说来也怪，三天之后，陈亚芝病痊愈了。

二十几天的时间，陈亚芝似乎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瞧她脸色，虹润而又光滑，她那一笑叫人喜爱得无所适从，两只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更是让人心动。

姑娘们围着她问长问短。几个调皮的小伙子把贾平和宋学拉到旁边低声地问着他俩。

“你这回还敢抱她吗？”